

水滸金傳

顧廷龍題



〔明〕

施耐庵
羅貫中 著

潘淵 校點

水滸金傳

顧廷龍題



浙江文藝出版社

出版說明

「中國古典小說四大名著綫裝本」，包括「三國演義」、「西遊記」、「百二十回本『紅樓夢』」及百二十回本「水滸全傳」。四書皆取公認之傳世善本，重加點校，用三號宋體激光照排。

「水滸全傳」以明袁無涯發凡、楊定見小引的「新鑄李氏藏本忠義水滸全書」為底本，進行標點分段。在校勘上，參校的本子主要是明容與堂刊「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」及明賈華堂刊「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」。另外，亦曾利用了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出版的「水滸全傳」彙校本。李贄序、楊定見小引及袁無涯發凡並置書前，以資參考。

本書的校勘，以尊重底本為原則。凡底本文字可通者，則一律不作校改。如第十五回石碣村詩有句云：「籬外高懸沽酒旆，柳陰閑纜釣魚舡。」舡字通行本多作「船」。案以全詩韵例，作「舡」是，仍之。凡底本文字難通者，則據他本校改。如第五十八回：「後軍便差孫立、楊林、歐鵬、凌振，摧軍作合後。」容與堂本「摧」作「催」，從之。又如同一回中，前云「梁山泊點起五軍，共計二十個頭領，馬步軍兵二千人馬」，後文詩中則云「五軍並進，前後列二十輩英雄，一陣同行，首尾分三千名士卒」，前後齟齬。容與堂本作「馬步軍兵三千人馬」，據改。凡底本誤而別本亦誤者，則酌情而定：若不改無礙閱讀者，則一仍其舊；若不改將引閱者入歧途者，則徑改之。前者如第八十一回燕青在道君皇帝前所歌「一別家山音信杳」一詞，底本作「漁家傲」，而按以其律則係「蝶戀花」，此明眼人一望而知，姑仍其誤。後者如第

一百十八回盧俊義與宋江在杭州分兵後，「取山路，望杭州進發，經過臨安鎮錢王故都，道近昱嶺關前。」望杭州進發」當係「望歙州進發」之誤，徑改之。此種情況僅此一例。

在標點方面，本書對通行本之誤亦多所糾正。如第一百十一回，張順和柴進商議道：

「……我今夜把衣服打拴了，兩個大銀頂在頭上，直赴過金山寺去。」（上海古籍出版社八四年版）兩個大銀如何頂在頭上赴水，殊不得其解。核以下文，則云：「把這頭巾衣服，裹了兩個大銀。」原來是用衣服打拴了兩個大銀，然後頂在頭上，故當作：「我今夜把衣服打拴了兩個大銀，頂在頭上，直赴過金山寺去。」又如第五十五回敘述宋江兵馬出陣，「為頭五軍，都一字兒擺在陣前：中是秦明，左是林冲，一丈青，右是花榮，孫立在後。隨即宋江……」（同上）既云五軍一字兒擺在陣前，孫立不當在後，當作：「……右是花榮、孫立，在後隨即宋江……」又如第一百十五回，宋江道：「若去追趕，定遭毒手，且收軍回寨，一面差人去賞賜武松。」末一語顯係敘述語，不當作人物語。如是之類，開卷自見，茲不一一。

本書由潘淵點校。不當之處，敬祈識者正之。

浙江文藝出版社

一九九二年十月

忠義水滸傳序

〔明〕李贄

太史公曰：「說難」、「孤憤」，賢聖發憤之所作也。」由此觀之，古之賢聖，不憤則不作矣。不憤而作，譬如不寒而顫、不病而呻吟也，雖作何觀乎！「水滸傳」者，發憤之所作也。蓋自宋室不兢，冠履倒施，大賢處下，不肖處上。馴致夷狄處上，中原處下，一時君相，猶然處堂燕雀，納幣稱臣，甘心屈膝於犬羊已矣。施、羅二公，身在元，心在宋；雖生元日，實憤宋事。是故憤二帝之北狩，則稱大破遼以泄其憤；憤南渡之苟安，則稱滅方臘以泄其憤。敢問泄憤者誰乎？則前日嘯聚水滸之強人也，欲不謂之忠義不可也。是故施、羅二公傳「水滸」，而復以忠義名其傳焉。

夫忠義何以歸於水滸也？其故可知也。夫水滸之衆，何以一一皆忠義也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。今夫小德役大德，小賢役大賢，理也。若以小賢役人，而以大賢役于人，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？是猶以小力縛人，而使大力者縛於人，其肯束手就縛而不辭乎？其勢必至驅天下大力大賢而盡納之水滸矣。則謂水滸之衆，皆大力大賢、有忠有義之人可也，然未有忠義如宋公明者也。今觀一百單八人者，同功同過，同死同生，其忠義之心，猶之乎宋公明也。獨宋公明者，身居水滸之中，心在朝廷之上，一意招安，專圖報國，卒至於犯大難，成大功，服毒自縊，同死而不辭，則忠義之烈也，真足以服一百單八人者之心，故能結義梁山，爲一百單八人之主。最後南征方臘，一百單八人者，陣亡已過半矣。又智深坐化於六和，燕青涕泣而辭

主，二童就計於「混江」。宋公明非不知也，以爲見幾明哲，不過小丈夫自完之計，決非忠於君、義於友者所忍屑矣。是之謂宋公明也，是以謂之忠義也。傳其可無作歟？傳其可不讀歟？故有國者不可以不讀，一讀此傳，則忠義不在水滸，而皆在於君側矣；賢宰相不可以不讀，一讀此傳，則忠義不在水滸，而皆在於朝廷矣；兵部掌軍國之樞，督府專閫外之寄，是又不可以不讀也，苟一日而讀此傳，則忠義不在水滸，而皆爲干城心腹之選矣。否則不在朝廷，不在君側，不在干城腹心，烏乎在？在水滸。此傳之所爲發憤矣。若夫好事者資其譚柄，用兵者藉其謀畫，要以各見所長，烏睹所謂忠義者哉！溫陵卓吾李贄撰。

忠義水滸全書發凡

〔明〕袁無涯

一、傳始於左氏，論者猶謂其失之誣，況稗說乎！顧意主勸懲，雖誣而不爲罪。今世小說家雜出，多離經叛道，不可爲訓。間有借題說法，以殺盜淫妄，行警醒之意者，或釘拾而非全書，或捏飾而非習見，雖動喜新之目，實傷雅道之亡，何若此書之爲正耶？昔賢比於班馬，余謂進於丘明，殆有「春秋」之遺意焉，故允宜稱傳。

一、梁山泊屬山東兗州府，「志」作澤，稱八百里，張之也。然昔人欲平此泊，而難於貯水，則亦不小矣。傳不言梁山，不言宋江，以非賊地，非賊人，故僅以「水滸」名之。滸，水涯也，虛其辭也。蓋明率土王臣，江非敢據有此泊也。其居海濱之思乎？羅氏之命名微矣！

一、忠義者，事君處友之善物也。不忠不義，其人雖生已朽，而其言雖美弗傳。此一百八人者，忠義之聚於山林者也；此百廿回者，忠義之見於筆墨者也。失之於正史，求之於稗官；失之於衣冠，求之於草野。蓋欲以動君子，而使小人亦不得借以行其私，故李氏復加「忠義」二字，有以也夫。

一、書尚評點，以能通作者之意，閱覽者之心也。得則如着毛點睛，畢露神采；失則如批頰塗面，污辱本來，非可苟而已也。今於一部之旨趣，一回之警策，一句一字之精神，無不拈出，使人知此爲稗家史筆，有關於世道，有益於文章，與向來坊刻復乎不同。如按曲譜而中節，針銅人而中穴，筆頭有舌有眼，使人可見可聞，斯評點所最貴者耳。

一、此書曲盡情狀，已爲寫生，而復益之以繪事，不幾贅乎？雖然，於琴見文，於牆見堯，幾人哉？是以雲臺、凌烟之畫，「幽風」、「流民」之圖，能使觀者感奮悲思，神情如對，則像固不可以已也。今別出新裁，不依舊樣，或特標於目外，或疊采於回中，但拔其尤，不以多爲貴也。

一、古本有羅氏致語，相傳「燈花婆婆」等事，既不可復見，乃後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損之者，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，皆失。郭武定本，即舊本，移置閻婆事，甚善，其於寇中去王、田而加遼國，猶是小家照應之法。不知大手筆者，正不爾爾，如本內王進開章而不復收繳，此所以異於諸小說，而爲小說之聖也歟！

一、舊本去詩詞之煩蕪，一慮事緒之斷，一慮眼路之迷，頗直截清明。第有得此以形容人態，頓挫文情者，又未可盡除。茲復爲增定：或竄原本而進所有，或逆古意而去所無。惟周勸懲，兼善戲謔，要使覽者動心解頤，不乏咏嘆深長之致耳。

一、訂文音字，舊本亦具有功力，然淆訛舛駁處尚多。如首引一詞，便有四謬。試以此刻對勘舊本，可知其餘。至如「耐」之爲「奈」，「躁」之爲「燥」，猶云書錯；若「湏」作「帶」、「湏」作「殺」、「湏」作「拴」，「冲」作「衝」之無分，「逕」作「竟」之莫辨，遂屬義乖。如此者，更難枚舉，今悉校改。其音綴字下，雖便寓目，然大小斷續，通人所嫌，故總次回尾，以便翻查。回遠者例觀，音異者別出。若半字可讀，俗義可通者，或用略焉。

一、立言者必有所本，是書蓋本情以造事者也，原不必取證他書。況「宋鑑」及「宣和遺事」姓

名人數，實有可徵，又「七修類纂」亦載姓名，述貫中三十六天罡，七十二地煞。今以二文弁簡，并列一百八人之里籍出身，亦便覽記，以助談資。

一、紀事者提要，纂言者鉤玄，傳中李逵已有提爲壽張傳者矣。如魯達、林冲、武松、石秀、張順、李俊、燕青等，俱可別作一傳，以見始末。至字句之雋好，即方言謔語，足動人心。今特揭出，見此書碎金，拾之不盡。坡翁謂「讀書之法，當每次作一意求之」，小說尚有如此之美，況正史乎？

忠義水滸全書小引

〔明〕楊定見

吾之事卓吾先生也，貌之承而心之委，無非卓吾先生者。非先生之言弗言，非先生之閱弗閱。或曰狂，或曰癡，吾忘吾也，知有卓吾先生而已矣。先生歿而名益尊，道益廣，書益播傳。即片牘單詞，留向人間者，靡不珍爲瑤草，儼然欲傾宇內，猗歟盛哉！不朽可卜已。然而奇其文者十七，奇其人者十三，叩爾胸中，則皆未有卓吾先生者也。自吾遊吳，訪陳無異使君，而得袁無涯氏。揖未竟，輒首問先生，私淑之誠，溢於眉宇，其胸中殆如有卓吾者。嗣是數過從語，語輒及卓老，求卓老遺言甚力，求卓老所批閱之遺書又甚力，無涯氏豈狂耶，癡耶？吾探吾行笥，而卓吾先生所批定「忠義水滸傳」及「楊升庵集」二書與俱，挈以付之。無涯欣然如獲至寶，願公諸世。吾問：「二書孰先？」無涯曰：「『水滸』而忠義也，忠義而『水滸』也，知我罪我，卓老之春秋近是，其先『水滸』哉！其先『水滸』哉！」吾笑曰：「唯，唯。非卓老不能發『水滸』之精神，非無涯不能發卓老之精神。吾之事卓吾先生最久，而無涯之得卓吾先生乃最深，吾愧無涯矣！然無涯非吾，亦誰能發無涯之精神者？吾不負卓吾先生，無涯亦不負吾茲遊也。」於是相視而笑，煮茶共啜，取卓吾先生叙「忠義水滸傳」文同聲讀之。胥江怒濤，若或應答。吾忘無涯矣，無涯忘吾矣，知有卓吾先生而已矣。楚人鳳里楊定見書於胥江舟次。

引首

詞曰：

試看書林隱處，幾多俊逸儒流。虛名薄利不關愁。裁冰及剪雪，談笑看吳鉤。評議前王并後帝，分真偽，佔據中州，七雄擾擾亂春秋。興亡如脆柳，身世類虛舟。見成名無數，圖名無數，更有那逃名無數。霎時新月下長川，江湖變桑田古路。訝求魚緣木，擬窮猿擇木，恐傷弓遠之曲木。不如且覆掌中杯，再聽取新聲曲度。

詩曰：

紛紛五代亂離間，一旦雲開復見天。草木百年新雨露，車書萬里舊江山。尋常巷陌陳羅綺，幾處樓臺奏管絃。人樂太平無事日，鶯花無限日高眠。

話說這八句詩，乃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個名儒，姓邵，諱堯夫，道號康節先生所作，爲嘆五代殘唐天下干戈不息，那時朝屬梁、晉、周，都來十五帝，播亂五十秋。『後來感的天道循環，向甲馬營中生下太祖武德皇帝來。這朝聖人出世，紅光滿天，異香經宿不散，乃是上界霹靂大仙下降。英雄勇猛，智量寬洪，自古帝王，都不及這朝天子。一條桿棒等身齊，打四百座軍州都姓趙。那天子掃清寰宇，蕩靜中原，國號大宋，建都汴梁，九朝八帝班頭，四百年開基帝主。因此上，邵堯夫先生讚道：「一旦雲開復見天。」正如教百姓再見天日之面一般。

那時西嶽華山有個陳搏處士，是個道高有德之人，能辨風雲氣色。一日騎驢下山，向那華陰道中正行之間，聽得路上客人傳說：「如今東京柴世宗讓位與趙檢點登基。」那陳搏先生聽得，心中歡喜，以手加額，在驢背上大笑，顛下驢來。人問其故，那先生道：「天下從此定矣。」正應上合天心，下合地理，中合人和。自庚申年間受禪，開基即位，在位一十七年，天下太平，傳位與御弟太宗。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二年，傳位與真宗皇帝。真宗又傳位與仁宗。

這仁宗皇帝，乃是上界赤腳大仙，降生之時，晝夜啼哭不止，朝廷出給黃榜，召人醫治。感動天庭，差遣太白金星下界，化作一老叟，前來揭了黃榜，自言能止太子啼哭。看榜官員引至殿下，朝見真宗。天子聖旨，教進內苑看視太子。那老叟直至宮中，抱着太子，耳邊低低說了八個字，太子便不啼哭。那老叟不言姓名，只見化一陣清風而去。耳邊道八個甚字？道是：「文有文曲，武有武曲。」端的是玉帝差遣紫微宮中兩座星辰下來，輔佐這朝天子：文曲星乃是南衙開封府主、龍圖閣大學士包拯，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國大元帥狄青。這兩個賢臣，出來輔佐這朝皇帝。在位四十二年，改了九個年號。自天聖元年癸亥登基，至天聖九年，那時天下太平，五穀豐登，萬民樂業，路不拾遺，戶不夜閉，這九年謂之一登；自明道元年至皇祐三年，這九年亦是豐富，謂之二登；自皇祐四年至嘉祐二年，這九年田禾大熟，謂之三登。一連三九二十七年，號爲三登之世。

那時百姓受了些快樂，誰道樂極悲生：嘉祐三年春間，天下瘟疫盛行，自江南直至兩京，無一處人民不染此症，天下各州各府，雪片也似申奏將來。

且說東京城裏城外，軍民死亡大半，開封府主包待制親將惠民和濟局方，自出俸貲合藥，救治萬民。那裏醫治得，瘟疫越盛。文武百官商議，都向待漏院中聚會，伺候早朝奏聞天子，專要祈禱，禳謝瘟疫。不因此事，如何教：三十六員天罡下臨凡世，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間，閔動宋國乾坤，鬧遍趙家社稷。有詩爲證：

詩曰：

萬姓熙熙化育中，三登之世樂無窮。豈知禮樂笙鏞治，變作兵戈劍戟叢。
水滸寨中屯節俠，梁山泊內聚英雄。細推治亂興亡數，盡屬陰陽造化功。

及時雨宋江



智多星吳用



豹子頭林冲



小李廣花榮

